

大衛受膏

波阿斯的身影，早已經隱沒在歷史長廊的盡頭。樹木的濃蔭，掩映着伯利恆小鎮，在靜謐的安睡，等待黎明。拿俄米和路得，婆媳相愛的典型，還在婦女們口中流傳，成爲動人的詩歌：

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—
你往哪裏去，我也往那裏去；
你在哪裏住宿，我也在那裏住宿；
你的國就是我的國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；
你在哪裏死，我也在那裏死，也葬在那裏。
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離；
不然，願耶和華重重的降罰於我。(得一:16, 17)

在神賜福的雨露下，孩子們薰沐着敬虔，像是棕樹長大。人們記得流傳的故事—當波阿斯決意贖娶路得，在城門口脫下鞋來，長老們見證的頌詞和祝福：

“我們作見證—
願耶和華使進你家的這女子，
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結，利亞二人一樣。
又願你在以法他得亨通，
在伯利恆得名聲。
願耶和華從這少年女子賜你後裔，
使你家像他瑪從猶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。”
(得四:11, 12)

在伯利恆，路得的禾場上。
現在的主人，換了耶西。他是波阿斯的長子長孫，住在祖業上。耶西家羊長得好，兒子們也長得英偉高大。
有一天，這偏僻的小鎮上，完全沒有預告，來了一位尊貴的客人—年老的撒母耳，似是作爲士師末後的巡行。跟隨着的小童，牽着一隻牛犢。伯利恆的長老們，還以爲他是來處理甚麼審判案件，畢恭畢敬的迎接，問他此行的目的。撒母耳慈祥的回答：“是爲來獻平安祭。”
撒母耳照例獻了祭—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，改變以色列歷史的目的，他沒有告訴人。
獻完祭之後，照例是團契愛筵。撒母耳要社區的人，大家自潔，都準備參加。想必他也知道波阿斯和路得的故事，那也不希奇；因爲輾轉傳述，早已經逾越猶大支派。

老人像家長般的，對耶西一家特別殷切關注，請他們來吃祭肉。按照禮俗，長輩就位，年幼的人才依次入席。

耶西的長子以利押率先走來。撒母耳見他果然氣宇軒昂不俗，英偉挺拔，心裏想，這必然是耶和華的受膏者；預備起身來膏他。耶和華卻阻止，對撒母耳說：“不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，我不揀選他；因為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華是看內心。”撒母耳竦然想到膏立“最高領袖”掃羅的教訓，神聖的禁止，免於再蹈覆轍。

有人注意到老人似乎想要站起來，趕緊來幫扶。他只是稍微移動一下，又坐了回去。

耶西依次引介亞比拿達到撒母耳面前。撒母耳想：也許，神像對待先祖一樣，不揀選以掃，該是次子雅各。耶和華也不揀選他。

耶西又叫沙瑪從撒母耳面前經過。耶和華說，他也不是神所要揀選的。

耶西的兒子們，一個個從撒母耳面前過去了，真都如玉樹臨風，使鄉人稱羨。不過，耶和華並沒表示許可。撒母耳問他們的父親：“你的兒子都在這裏嗎？”耶西回答說：“還有個最小的，現在放羊。”撒母耳對耶西宣告：“你打發人去叫他來；他若不來，我們必不坐席！”為甚麼先知那麼器重那孩子？莫非他也喜歡這孩子的音樂？

伯利恆人都是以農牧為生，有的是時間。大家樂於等候，也尊重撒母耳的安排；雖然他們不明白其中的理由。

耶西最小的兒子來了。携着他從不離身的豎琴。他是大衛。看來還有些像個大孩子，因為常在野外，有健康的光紅面色；他生得雙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耶和華說：“這就是他。你起來膏他！”

撒母耳就起來，用角裏的膏油，倒在大衛頭上，然後大家開始平安祭的團契筵席(撒上一六:1-13)。

這少年成為先知的主客，而不是族中的耆老？有人心中敬畏的猜測。莫非先知也聽說這少年詩人？還是在獻祭後村鎮上的人歌唱他作的音樂，得到老人的欣賞？先知着意的隱藏此行的目的，不會宣告是奉神的命令，膏立一位新王——沒有誰敢那麼想。

這樣的團契，當然不會各人都靜默無言。老撒母耳在他一生中最後的機會，必然會訴述當他幼年的時候，如何親見“榮耀離開以色列”，約櫃被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擄去的國恥(撒上四:17-22)。在會眾散去前，撒母耳諄諄囑託，勉勵有志的年輕人，務必尋回約櫃，重新安放在耶和華立名的居所，昭雪國恥。

後來詩人大衛寫道：“我們聽說約櫃在以法他，我們在基列耶琳就尋見了”(詩一三二:6)。那聽見這事件的

“我們”，自然有大衛，也可能包括其他勇士，洗魯雅的三個兒子，似是必然在內—其中可能也有伯利恆人朵多的兒子伊勒哈難（撒下二三:24）等人。大衛是他們的領袖。

年輕的大衛，愛他的羊，是個好牧人，能叫出每隻羊的名字。鄉里人口中，流傳着傳奇的故事—曾有獅子來，啣取一隻羊羔，他追趕去，竟然打死了獅子，救回羊羔。他只說：是靠萬軍之耶和華的名！並沒有渲染自己。無論如何，很多青年人跟隨他，擁護他為領袖。

大衛善於彈琴，喜愛音樂。這天在獻祭後，鄉里人歌唱他寫的詩篇，先知撒母耳好像也頗為欣賞。

撒母耳終於離去，回他的故鄉拉瑪。大衛依依不捨，再送他一程。老人家好像有好多的話，要囑託他。從那天起，聖靈充滿大衛。

大衛還是忠心的牧養他的羊群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